



2016 中国杂文年选

向继东 编选

南方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

2016 中国杂文年选

向继东 编选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6中国杂文年选 / 向继东编选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1

(花城年选系列)

ISBN 978-7-5360-8225-0

I. ①2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7497号

丛书篆刻: 朱 涛

封面图: 雪竹文禽图

出版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欧阳衡 蔡 安 李珊珊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庄海萌

书 名	2016 中国杂文年选 2016 ZHONGGUO ZAWEN NIANXU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8.5 1 插页
字 数	300,000 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

向继东

好几年前，我曾戏言“告别杂文时代”，当时有人担心，没有了杂文可咋办？其实，也不是说告别就能告别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仍然生活在杂文时代。虽然难免陷于表达的困境，好杂文不多，但杂文人坚守的身影还是不难发现的。

似乎可以断言：鲁迅的时代永远过去了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第二个鲁迅。杂文何去何从，常有人探讨。有个杂文界的朋友主张要“学好理论”，“加强自我修炼”，杂文要“正能量”，要“永远向太阳”……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。杂文向来不是生长在庙堂的，就其本质，决定了它的在野性。否则，那还叫杂文吗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杂文家都加入了合唱团，杂文也就没有了。

编杂文年选多年来，我一直秉持大杂文的路数，无论其写法和篇幅如何，只要言之有理，尊重常识，自圆其说，我都会拿来。但要说明一点，最后选本所呈现的状态，往往不是编选者能够控制的。

我比较喜欢有自己独见的文章。其观点或材料，也许见仁见智，有不同看法，但我们不能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。顾准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难得的思想家，我曾受其影响。其著作常置案头，间或拿来翻读，觉得受益不少。这里收录的《顾准思想的局限》，我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收了进来。我想，无论伟人或名家，只要把他当作人去审视，不当作神去膜拜，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视角，看到被忽视的另一面——当然也可能是片面的，但这不要紧，无损于本来的他，因为其存在是客观的。

今年杂文界的一大损失，就是著名杂文家朱铁志兄走了。他正年富力强，却在6月的一个夜晚和家人和朋友不辞而别。其生前好友说，他自缢

的原因可能是抑郁症或者理念与现实的冲撞。

我与铁志兄是见过一面的。大约是2005年，我客串《随笔》杂志出差北京，约了他和张心阳等兄小聚。感到他人特别好，十足的谦谦君子，平和近人，全然没有大机关“居高临下”的那种架子。我编杂文十年了，每年都向他索稿，他都给了稿，一般都是两三篇。他发来稿件时总会捎上几句：“……遵嘱奉上拙文几则，供兄选择。如果不合要求，千万别迁就。我很清楚，自己写得并不怎么样。”他早年那些文章写得很有灵气，也写得多，后来身份上去了，文章却写得少了。我也理解他的难处，在他那样的位置，也只能那样了。我偶尔给他电话，说到当下的种种，我们不禁感叹唏嘘。我希望他利用自己的方便把真实的民意传达上去，他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……

编这本年选时，我在网上搜他的文章，但一时没能找到合适的。关于铁志兄，我也许还会写到他，这里先写上几句，也是为了对他的纪念。

是为序。

2016年12月11日于羊城

目录 contents

向继东 序 / 001

辑一

刘效仁 拿什么拯救我们的论文 / 001

阮直 可杀 10 头牛办婚事的“细则” / 003

刘兴雨 谁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/ 005

徐迅雷 第 100 只“老虎” / 007

刘吉同 县大院里的“官一代” / 010

齐世明 “论文大国”与抄袭学 / 012

陆春祥 驴的悲剧及其他 / 014

王重旭 “芝麻”为什么开不开门 / 017

孙贵颂 狼的另一面 / 020

禹宏 合葬 / 023

吴非 混世哲学在败坏劳动品质 / 026

廖保平 爱国青年打爱国青年，国怎么想 / 028

郑少逵 无方可治众生痴 / 031

- 刘效仁 “贪官里的贱种” / 033
- 柳士同 “江湖” 就那么难舍? / 035
- 侯国平 别让忌妒的种子发芽 / 037
- 许家祥 另一种蓝天白云 / 040
- 林永芳 别拿“报复社会”做恶行的挡箭牌 / 042
- 马长军 谁来拯救高考工厂里的“浮士德”? / 045
- 徐迅雷 救灾一景何其相似乃尔 / 047

辑二

- 沈 栖 德国人缘何再版《我的奋斗》 / 051
- 宋志坚 三分之一的“真话” / 054
- 叶匡政 “危言”与“言孙” / 057
- 洪巧俊 大理裸拍与网红之死（外一题） / 059
- 宋志坚 两面邹忌 / 062
- 徐 强 说“猴” / 065
- 王 晖 偶得（三则） / 067
- 刘诚龙 可怜可恨说王婆 / 071
- 杨建业 有这样两所中学 / 074
- 刘 齐 漫话电影（二题） / 077
- 董联军 色是头上一把刀（外一题） / 081
- 孙贵颂 狗不需要穿马甲 / 084
- 姚 宏 官监与民监 / 086
- 周东江 癌变故事（外一题） / 088
- 聂鑫森 “课孙”与“老年漂” / 091
- 张林华 这次第，怎一个冷漠可概括? / 093

- 刘诚龙 伪作满天飞 / 096
- 茅家梁 斧正及其他 / 099
- 高 昌 华而不实，耻也！ / 101
- 张桂辉 雅贿与雅媚 / 103
- 赵 犇 复仇的故事（外二题） / 105
- 符 号 “脱离关系”的话题 / 108
- 金 新 说“天价” / 111

辑三

- 叶匡政 慢生活的哲学 / 113
- 张心阳 非为主义 只为良心 / 116
- 沈 栖 台湾流行“第六伦” / 118
- 赵宗彪 尊严的重量 / 120
- 安立志 为什么要给领导画好“护身圈” / 123
- 孙贵颂 文人四慎 / 126
- 马长军 请撕掉“留守儿童”这个标签 / 129
- 茅家梁 在脸上“打草稿” / 132
- 王国华 头羊（外一题） / 134
- 符 号 活力在“活” / 138
- 汪 强 说“难得糊涂”便是糊涂 / 140
- 韩三洲 《红旗谱》与《金瓶梅》 / 142
- 张 鸣 “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” / 145
- 于文岗 沉默是病 / 148
- 朱大路 让周瑜开心 / 150
- 赵健雄 娜拉走后的挪威（外一题） / 152

- 阮 直 行军蚁“死亡漩涡”的启示 / 155
- 游宇明 “看守”大学的人去哪了 / 157
- 彭伟栋 朱贵推举林冲上梁山背后 / 159
- 张桂辉 灵魂“加减法” / 162

辑四

- 唐浩明 曾国藩为什么不做皇帝 / 165
- 安立志 李鸿章在炫耀什么 / 168
- 乐 朋 《常识》的风光和潘恩的落泊 / 171
- 黄 波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“富豪榜”透露的信息 / 174
- 刘吉同 许绍“抗旨”随想 / 176
- 邢小群 柳青的晚年 / 178
- 鲁建文 《雷雨》首演在日本 / 181
- 冯 磊 私有的性（外一题） / 184
- 姚 宏 大树底下少乘凉 / 187
- 夏 昕 白乌鸦与黑乌鸦 / 189
- 游宇明 细节中的甲午战争 / 191
- 刘 柠 日本知识界对“文革”的反应 / 193
- 张 鸣 马屁的尺度 / 197
- 鲁建文 胡适的一枚“止酒戒” / 200
- 裴毅然 夏衍与猫 / 203
- 鄢烈山 拿破仑：小丑或者伟人 / 205
- 唐宝民 托尔斯泰：我不能沉默！ / 207
- 马亚丽 戈培尔与希特勒之比较 / 209
- 李新宇 蔡锷与袁世凯 / 212

- 周 彪 唐太宗的“穀” / 215
- 鄢烈山 晚明李贽的铁粉 / 217
- 黄 波 商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/ 220
- 理 钊 古代贪腐的层级 / 222
- 魏邦良 真相难寻 / 225
- 谢 泳 与胡适研究相关的一些事 / 228
- 李 乔 拍案读史 / 231

辑五

- 靳树鹏 六十年未读《金瓶梅》 / 237
- 陈四益 读一部“后现代”小说 / 242
- 胡文辉 取消死刑为什么是错的 / 247
- 邵 建 顾准思想的局限 / 252
- 理 钊 尊重与容忍他人才有自己 / 258
- 乐 朋 曾国藩之臭与香（外一题） / 261
- 王春南 重读《鲁迅全集》 / 266
- 理 钊 试论古人的“亡国”之叹 / 270
- 柳士同 如何构建和守住道德底线 / 272
- 侯志川 科学家和政治家是不同的“家” / 275
- 张林华 “清流党”有几成亡国之责 / 278
- 汪 强 坚定的爱老婆主义者（外二题） / 281

拿什么拯救我们的论文

刘效仁

近年来，从教授博导到普通学生，媒体曝光的论文造假事件呈高发态势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论文造假的背后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，记者历经两个多月调查，“潜伏”进多家论文造假公司，日前揭开这个产业链触目惊心的黑幕。（2016年07月12日新华网）

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真得要感谢央视记者身入虎穴，使公众识得庐山真面目。我们原以为，枪手们总是散兵游勇，皮包公司，远未想到今非昔比，不只鸟枪换炮组团结盟，且摇身一变成了实体公司，“比先前阔多了”。据广州名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郑经理介绍，该公司的论文生产线就由五个核心部门组成——竞价部、企划部、顾问部、财务部、创作部，五部门环环相扣，互相配合，流水线作业。每个业务员基本上都加了三四百个研究生群，500多业务员几乎渗透进了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研究生群，堪称一网打尽。

关键更在于，“目前整个论文造假行业正在处于高速增长期，现在业务员一天内接到几十单的情况也屡见不鲜。一个不大的公司去年

共完成了4688.5单（单笔交易在500元以下的算0.5单），相当于一天就能接十几单业务。今年仅一月份就已完成1395.5单。究竟每年赚取了多少黑心钱，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但可以肯定，在全民创新创业的时代大背景下，在大树诚信、敬业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舆论下，论文造假行业闷声发大财，“高速增长”，委实是极大的讽刺。

当然，关键在于有旺盛的市场需求。除了普通的职评论文千把元可以搞定，硕士论文价码五千到一万元左右，博士论文一篇大概五六万元，难度大一些的比如医学类的论文则要更贵，一篇硕士论文要价大概一万七左右。东北一高校在读博士生定制的论文，全文12万字，全款高达7万元，买家已支付2万多元的订金，也是蛮拼的。

可博士岂非一个人在战斗。一家公司内部文件显示，客户名单中涉及超过500所高校的学生。其中11份进度表中涉及约300篇硕士论文，意味着至少300个在读硕士研究生已经付钱买了论文骗取学位。全国究竟有多少硕博生因此骗取了学位，真的不好说。

不能不说学子们的品格出了问题，未能学会独立思考，学会自尊自重，反倒学会了投机取巧，弄虚作假，瞒天过海。当这些不合格的“产品”流入社会之后，又将对整个风气产生多少恶劣的影响，恐怕无论怎样估计都算不上过高。

显然，高等教育也出了致命的偏差。只知教书而忘记育人，甚至连教书的职分都没有尽到。否则，硕博生们何以连基本的写作能力、连起码的创新能力都不具备。问题更在于，如此购买的论文竟然轻易地骗过了教授们的眼目，一路通过答辩，顺利拿到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？

论文水准高低评估的学术标准在哪里，其真伪的甄别手段又在哪儿？仅仅靠“检测软件”？可悲的是，当“我今天晚餐吃了番茄炒蛋”变成“西红柿炒鸡蛋作为我的晚饭”，软件检测其重复率为0，摇身变成了100%纯原创论文。更让人质疑，不只是理当审慎严格把关的教授们未能“放出眼光”，甚或因种种利益纠葛被蒙上了一双慧眼，或者主动缴械投降，遂让一篇篇低劣论文登堂入室，成了学位桂冠上的耀眼光环。

论文造假公司固然可恨，理应受到惩处，但论文造假事件的真正元凶与既得利益者，那些买假论文的人，拿着假论文骗职称、骗学位、骗荣誉的人，更应受到惩治。可拿什么拯救教育的尊严，拯教学子的灵魂，拯教学者的良心，仍是一个问题。

（原载《检察日报》2016年7月22日）



可杀 10 头牛办婚事的“细则”

阮 直

俗话说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你说得实在、还是说得虚假，是说得狡猾、还是说得含糊，别人一听就明白，其中多少是含金，多少是忽悠，多少是猫腻，不用你再解释了。

就说这四川凉山州金阳县出台《关于遏制婚丧事宜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文件吧，咋看都不是在执行中央的“八项规定”。这个县想用 10 条刚性的规定，来遏制本县婚丧嫁娶时的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，可我看完之后却被逗乐了。比如：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 6 万元；婚嫁宴席只能办理一次，宴请亲朋不超过 69 桌；婚嫁中送亲接亲车不得超过 6 辆；丧葬中亲属一方奔丧车辆不得超过 5 辆，杀牛数量原则控制在 5 头以内，最高不能超过 10 头……包括普通群众都得遵照执行。

那么，参照金阳县的这个“细则”，本老汉也为自己所管的几名员工制定一个《文明职工守则》：要流氓只能耍一次，撒谎一年不能超过 6 次，给领导送礼一次 800 元为上限，请领导吃饭只能在农家乐或大排档，凡安排在星级酒店的领导要一概拒绝。

不要以为这是本老汉在开玩笑，杀牛可以杀 10 头，婚宴可以摆 69 桌，不可再摆第二轮，礼金可以收 6 万。制定如此“细则”这不是为自己今后钻“八项规定”空子留活口吗？就是放在“十八大”之前也是过分的吧。

当然，我们理解凉山地区的民俗、民风，可是，既然是为领导干部、公务员制定的反“铺张浪费”“细则”，就不能淡化、忽略中央的“八项规定”，那是刚性的。在中国大陆哪级党组织，哪级人民政府，都不能另搞一套。否则的话，都有特殊性。少数民族有民俗，汉民族乡下有传统，富裕地区生活标准高，哪个地区都能找到自己的独特性，要是都搞出一套本县的“婚丧嫁娶细则”来，中央的规定就给中央委员自己执行了。

更为让人不可理解的是，金阳县还以为本县的百姓是县政府的臣民呢，他们让“普通群众都得遵照执行”这个细则。看来他们是权威惯了，还不知道自己都该干些什么。本老汉在此提醒他们一句：作为政府，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，作为百姓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。

这个“细则”表面上看是限制全县的领导、干部、职员借婚丧嫁娶大操大办，大敛钱财，可仔细一读，它还是允许大家“小敛钱财”。大流氓是流氓，小流氓就不是流氓吗？限速 60 公里的地段，我们不能再制定一个 65 公里之内的细则吧。

从古至今，中国都是一个以“县治”为核心的行政体系，不符合国家法律与规则的地方细则，县一级没少制定，诸如成立“馒头办”，为卖馒头的商户制定“细则”，其实就是要垄断市场。但为干部自己制定的“细则”就留足了“钻空子”的活口，为大家日后行个方便，可这事儿如今是不能瞒天过海的了。

这样的细则是背离了组织原则与百姓心愿的，不仅会受到上级的批评，普通百姓也没人理睬这个“细则”，这个“活口儿”还是自己早点儿堵上为好！

（原载《讽刺与幽默》2016 年 2 月 5 日）



谁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

刘兴雨

人们常常陷入一种两难境地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要说折磨人恐怕没有比这更折磨人的。就像一些热恋时被感情烧糊涂的女性，总爱撒娇地问热恋的对象，如果你妈和我同时落水，你先救谁？

难怪哈姆莱特总是念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。

那么，是谁让我们陷入了这种两难境地呢？

人所以两难，是因为选择哪一个结果都会让自己留下遗憾，选择哪一个结果都会给别人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。有些人喜欢快刀斩乱麻，绝不这也不舍那也不舍，但有些事并不是一把快刀就能解决的。就像选择工作，一个是自己喜欢干的但挣得少，一个是自己不喜欢的但收入高，为了钱多就得委屈自己的志趣，为了自己的志趣就得忍受清贫。有了工作，有人处处给你掣肘，你还不得不干，欲干不能欲罢不忍，也是两难。姑娘选择对象，一个有钱但人品不大好，一个人品好但钱不多，这可能就让姑娘为难，选哪一个都会让她蒙受损失。相反也是一样，让小伙选姑娘，一个长得俊，但既不温柔又不贤惠，一个既温柔又贤惠，但长得不理想，选哪一个都会心有不甘，也会心有不舍。

这么看，似乎是我们自己让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。是自己的犹豫、自己的目标不清。可看得多了，又不免怀疑这个结论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名字在户口登记时被无意中写错，办身份证时他要恢复过来，可办证的人说什么也不同意。当然，他能说出一大堆依据。即使是他们登记时弄错的，你也没有改正的权利。

这还只是个人的名字的问题，只关乎一个人的利益。有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让许多人陷入两难境地。听说，一个小区人们都交了买房款，可到了入住的时间就是不能入住。一打听明白了，原来好多房子都是一户卖给两家，人

们去找开发商，开发商却揣着钱跑路了。

人们被逼无奈集体上访，可也不知谁规定的不许集体上访，到法院涉及房地产拆迁之类的事又不受理，有权力的部门还动用警力把上访者抓了起来。上边不给解决问题，下边集体上访又不准，逼得人跳井的心都有。如此看来，使人陷入两难境地的就不是自己了，而是不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人们或有关部门。

鲁迅先生说过一个故事，说爷俩牵一头毛驴上街，一开始父亲心疼孩子，让孩子骑在毛驴上，有人见到就说这个孩子真不懂事，让他爸在地上走，他骑毛驴，小孩一听，下了驴，让老父亲骑上，可有人见到又批评当爹的忍心让孩子走。爷俩没招，就都骑在毛驴身上，还是有人嘲笑，太虐待牲口了。俩人实在没法，只好抬着毛驴回家。人们只把它当笑话来说，绝不相信现实中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
可现在媒体就遇到了类似的尴尬。老人跌倒有人救助却被人家讹上，这是多么令人上火又令人痛苦的事情。记者将此事披露出来，引发了人心的地震。一时间议论风起，人们莫衷一是。报道者认为，不能让好人流血又流泪，应该声讨不义的人，哪怕是老人。反对者觉得，这么一弄，以后谁还敢见义勇为。双方相持不下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颇有些让人难以适从。也就是说，人们的不同看法不同观念，也会导致人陷入两难境地。

不管怎样为难，最后也得做出选择，选择的原则无非是，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这也就可以理解孟子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时候，舍鱼而取熊掌。其实，有时连利害的轻重都难以权衡。就像周国平讲的一个故事，一对母子同时落入洪水之中，农民救起了妻子，孩子却淹死了。事后人们议论，救妻子对，孩子可以再生。有人说妻子可以另娶，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。作者问那个农民怎样想的。那个农民说，洪水袭来，妻子就在我身边，我救完她，孩子已被洪水冲走了。

由此可见，许多选择也是出于无奈，人们只能顺其自然。

当然，在有些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含含糊糊。20多年前，有些人搞反和平演变，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提不念，邓小平来了个南方谈话，认定主要祸害还是“左”，“不改革就死路一条”。一下子拨正了航向。这种眼光和魄力真让人追怀不已。

（原载《中国检察日报》4月29日）



第 100 只“老虎”

徐迅雷

2016 年 2 月 4 日这天，两条有关监督执纪、反腐打虎的新闻，给人深刻印象：一是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、省长魏宏因为严重违纪，遭到撤职和“断崖式”降级，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。魏宏对党不忠诚、不老实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，对抗组织审查，“违纪行为性质恶劣、情节严重”，但还是“同志”。另一个是，当过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、政府副主席、政协副主席的赵黎平，涉嫌故意杀人，已被提起公诉；《新京报》这天报道说，有律师分析称“赵黎平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很大”。

赵黎平，汉族，1951 年 8 月出生，辽宁建平人，1976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69 年 4 月参加工作，1985 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毕业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职研究生班毕业，研究生学历，副总警监警衔……他是十八大以来被宣布调查的第 100 只“老虎”——这“百虎图”搁一块儿肯定是很壮观的。而且，赵黎平一案还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例省部级官员亲手杀人案。

这个当过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，私藏枪支弹药，有预谋地对被害人下手开枪，而对方是一名与他“关系较为亲密的女性”，两人相识多年，是情人关系。赵黎平在内蒙古赤峰市“痛下杀手”时的情形令人惊悚：第一次开枪后，对方没被打死，逃命过程中拨通了 110，万分惊恐中告诉接线民警是原公安厅厅长赵黎平要杀她；而赵黎平飞驰奥迪车，追赶上，再次开枪，当即将对方杀死，尸体装进后备厢，拉走抛尸灭迹。不知道，让他去抓毒贩之类的，他有这么能干否？

赵黎平在警界任职四十余年，其行为的主观恶性极为恶劣。都说有权不能任性，可是在赵黎平那里，他还“任”两种“性”：一是对女人以“性”取乐，有报道说他还不止一个情妇；二是一旦双方发生冲突，他就任性地取